

中日翻译中人称代词的减译情况研究

王宇晨

摘要: 中文与日文中都有人称代词,但在实际翻译中,并不能见到人称代词就直译。由于日语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较中文低,在中译日时常常会对人称代词做减译处理。文章从视点理论、语境制约、无具体指代对象三个方面分析中文翻译成日文时人称代词的减译情况。

关键词: 中日翻译;人称代词;减译

与中文相比,日语中人称代词数量多,但使用频率较低。中文中人称代词的使用所受限制较少,基本只考虑语义,只要一句话涉及某人,就必定会出现与之相对应的人称代词或者人称代词,否则就会出现指代不明、逻辑混乱等情况。日语中人称代词的使用则受到许多制约。在语法方面,日语中某些语法句式本身就包含人称代词,如授受动词,表达思想感情、欲望或意志的动词,敬语表达等;在语用功能方面,由于日本社会论资排辈,存在“内”“外”人际关系等,日语人称代词常常会被省略、隐匿或者由身份、职位、亲属称谓等词替代。正是由于中日文人称代词在使用数量上的不对等,在中日文翻译时人称代词不能处处直译,常表现为减译。

一、视点理论与中译日人称代词的减译

(一) 视点固定/不固定与人称代词的减译

学者森田良行^[1]曾指出:“以视点为中心的日语造就了以谓语为中心的日语。”学者张佩霞^[2]指出了中日文视点的不同:日语的视点是固定的、一元的;中文的视点是可移动的、多元的。在日语中,说话人习惯将讲话的视点固定于自身,因此即使说话人不说出

句子主语「わたし」,听话人也能判断出讲话的内容是说话人的行为或心理,也能判断出讲话涉及的人、物是与说话人有关的人、物。在中文中,说话人视点不固定,是可移动的,因此每提及一人一物,前面都必须带有人称代词以表明所属关系。在中日翻译时,这一视点差异常常表现为减译。

例1:男人(在火车上与老板打电话)说:老板,我现在在火车上,去看我父亲。我跟你请了好几次假,但你就是不批。

「社長、今列車の中で、父親に会いに行くところなんです。何度も休みをくださって頼んだけど、許可してくれなか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人民中国》小说互译:《好合》)

例1中,中文出现了两种人称代词,分别是三个第一人称代词“我”和两个第二人称代词“你”,这些人称代词明确展示了说话人、父亲、公司老板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日语译文中,由于日语说话人固定视点于自身,省略了主语「わたし」;“我父亲”也没有译为「わたしの父親」,而是译为了「父親」;称呼老板的“你”也无须译出,因为说话人在与老板打电话,在说话人固定视点的情况下,谈及请假的请示对象,必然是听话者“老板”,且后文有「くれなかった」提示二人的

关系。

(二) 对第三者视点的选择与人称代词的减译

陈辉等^[3]通过研究说话者在听话者面前指称第三者时选择视点的情况,提出在现代汉语中,人称视点的选择受到亲疏原则和地位原则的支配。方经民^[4]指出,在亲属称谓对内他称时,说话人会根据听话人与被提及的第三方的亲属关系选用相应的亲属称谓,但中日文采取的视点不同。此处以第三者与说话双方都有关系,但关系不同的情况为例,分析中日翻译中人称代词的减译情况。

例 2:“这一年来,妈天天盼着你早点回来看看我。可你哥说你工作忙。……后来,你哥说,你还真是累坏了,不过不要紧,很快就好了……”

「この一年、ママは毎日あなたが早く帰ってこないかと楽しみにしていたの。あなたは仕事が忙しいって兄さんは言っていたわ。……後で兄さんが、貴方は本当に忙しくて体を壊したけど、大丈夫、すぐに良くなるからって言って……」(《人民中国》小说互译:《美丽的头发》)

例 2 是母亲对女儿说的话,其中谈及了第三者“你哥”,即说话人的儿子、听话人的哥哥。在亲疏关系上,这个第三者与交谈双方的关系是一样亲密的,因此此时中文里人称的选择只受到地位原则的支配。说话人是听话人的母亲,年龄、身份地位高于听话人,在这种情况下,说话人往往选择第二人称视点来指称第三者,因此中文中称呼第三者运用了第二人称+亲属称谓的表达。在日语中,亲属称谓通常采用共同视点,因此此处不必特别翻译为「あなたの兄さん」,减译掉“你”(「あなた(の)」),只保留「兄さん」更符合日语的视点选择。

二、语境制约与第三人称代词的减译

方经民^[5]分析了现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直指和回指受到的语境制约,并与日语第三人称代词的指称功能进行了比较。方经民指出,在介绍型现场直指时,



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只受信息原则的制约;在议论型现场直指时,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受到信息原则和礼貌原则的制约,但也存在有意违背礼貌制约的情况。日语第三人称代词在任何指称下,都同时受到信息原则和礼貌原则的制约。此处以第三人称代词用于议论型现场直指的情况为例,分析中日翻译时第三人称代词的减译情况。

例 3: 狄奥伦娜惊恐地摇摇头,说不出话来,只是求助似的望着大臣。法扎兰替她回答:“她说只有到某个地方才能施展魔法,她不能说出那个地方,别人也不能跟踪她,否则魔法就会失效,永远失效。”

ディオレナは首を振った。恐怖のあまり舌が動かないらしく、助けを求めるような目で大臣を見やった。スフランツェスが女の代わりに答えた。「ある特定の場所に行かなければ、魔術は行なえないこの者は申しております。ただし、その場所がどこか明かすことはできず、だれも自分についてきてはならない、と。その禁を破れば、魔法の力は永遠に失われてしまうそうです。」(『三体Ⅲ 死神永生』)

例 3 选自大臣法扎兰与皇帝的对话,在这句对话中谈及了现场的第三者——妓女狄奥伦娜,属于议论型现场直指。法扎兰与皇帝都知道谈论的对象是眼前的狄奥伦娜,满足信息原则。但在礼貌原则方面,此句属于违背礼貌原则的特殊情况之一,即说话者有意忽略第三者。因为法扎兰是大臣,且说话的对象是皇帝,二者的地位均高于第三者,所以在对话中无须考虑对第三者的礼貌。由此,这段对话的中文表达中谈及第三者时全部用“她”这个第三人称代词。在翻译为日语时,由于受礼貌原则的制约,不能把“她”直接翻译为“彼女”,但同时又要体现这句话在中文语境中没有考虑礼貌原则这一情况,因此译者把第一个“她”译为「女」,这样一来,日本读者就能从「女」这个不太具有礼貌色彩的字眼中体会到原文隐含的第三者地位差距。原文第二个和第三个“她”被合并处理为「この者」,并以「と」提示第三者说的话,这

里显然是「こ」在现场指示中根据谈论对象与说话者距离的远近而划分的近称用法。最后一个“她”则被译为反身代词「自分」。

三、无具体指代对象的人称代词减译

在前文所述的各例句中，人称代词均有具体的指代对象，然而中文里人称代词的指代对象有时并不明确，只是用于指代某个范围内的不特定的人群。马燕菁^[6]指出，汉语中，通过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的相互组合，可以用于不定指，日语中则没有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翻译时不能拘泥于人称代词本身的翻译，而要思考句子的含义，进行解释性翻译，在人称代词的翻译上则表现为减译。此处以包含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你来我往”一词为例进行分析。

例4：两国人民你来我往，开展了多次友好访问活动。

両国人民は何度も相手国に行き友好訪問活動を行った。(笔者译)

例5：足球比赛中，两队你来我往，难分胜负。

サッカーの試合では、両チームの実力は拮抗しており、勝敗がつかない。(笔者译)

“你来我往”一词本义用来形容两方人员往来频繁，在例5中引申为形容比赛两队的紧张赛况。但不论是本意还是引申义，词语中的“你”和“我”指代的对象都不是具体的某个人。在例4中，这两个人称代词用于任指两国人民，在例5中则用于指示两队的选手。因此在翻译时，不能直接把这两个人称代词翻译为「あなた」和「わたし」，而应该结合句子所表达的内容进行解释性翻译，只需描述出原句所要表达的含义即可。这种情况下的译文常常不会再出现人称代词。

下面以第三人称代词无指的情况为例进行分析。

例6：管他三七二十一，现在就开始做吧。

とりあえず、今からやりましょう。(笔者译)

例7：真想美美地睡他一觉。

ぐっすり眠りたいなあ。(笔者译)

例6和例7中有一个相同的结构，即第三人称代词“他”位于动词以及作宾语的数量结构之间。吕叔湘^[7]指出这类“他”是空无所指的。袁毓林^[8]认为，此时的“他”与其前面的单音节动词构成一个语音连用结构。由此可知，例6和例7中的“他”无具体指代对象，只是语法化的使用方法，因此在翻译时，不能直接译

为「かれ」。在例6中，“管他三七二十一”是一句熟语，其含义为“不顾一切”，再加上后半句话“现在就开始做吧”，则有一种“姑且或首先开始做吧”的含义，因此可以把“管他三七二十一”翻译为「とりあえず」。例7则可以直接理解为“真想美美地睡一觉”，即去掉原句中的“他”也不会使语义发生变化，直接按照实际语义翻译即可，译文中不再出现「かれ」。由此可见，在有第三人称代词无指的情况下，对该第三人称代词的翻译也常常表现为减译。

文章从视点理论、语境制约、无具体指代对象三个方面对日中文翻译中人称代词的减译情况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由于日语的视点较为固定且一元化，而中文的视点可移动且多元化，因此在文本的人物关系相对简单的情况下，中日翻译时可减译人称代词。

(2) 当谈话双方谈及第三者时，日中文选择的视点不同。在文本中互为亲属关系的两人谈及同为亲属身份的第三者的情况下，日语亲属称谓多采用共同视点，因此在中日翻译时，谈话中的人称代词常表现为减译。

(3) 人称代词的中日翻译需考虑语境的制约。通过判断语境中的信息或者礼貌程度，中日翻译时常用其他词语代替人称代词。此时人称代词的处理方式为减译。

(4) 在人称代词无具体指代对象的文本中，中日翻译时常运用解释性翻译的方法，或直接按照实际语义翻译。此时人称代词的翻译也表现为减译。(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在读硕士)

参考文献

- [1] 森田良行. 日本語文法の発想[M]. 东京: ひつじ書房, 2002.
- [2] 张佩霞. 从视点看中日文代词使用之异同[J]. 外语研究, 2006(4): 32-34.
- [3] 陈辉, 陈国华. 人称指示视点的选择及其语用原则[J]. 当代语言学, 2001(3): 175-186, 237.
- [4] 方经民. 日汉亲属称谓的语用情境对比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1(2): 1-9.
- [5] 方经民. 现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指称及其语境制约: 兼与日语第三人称代词比较[J]. 当代语言学, 2004(3): 236-247, 286.
- [6] 马燕菁. 类型学视野下的汉日语人称代词语法特征对比研究[J]. 语言学研究, 2015(1): 36-51.
- [7]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8] 袁毓林. 句子的焦点结构及其对语义解释的影响[J]. 当代语言学, 2003(4): 323-338, 380.